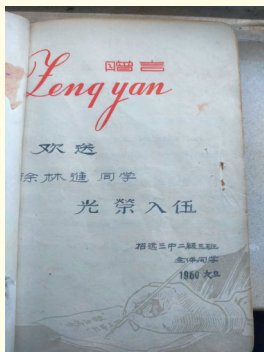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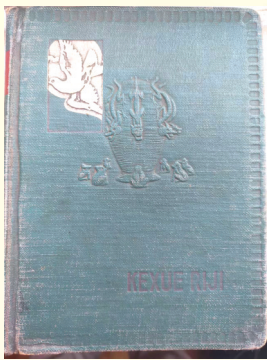


招远三中 终生感恩的地方

徐林进 撰文/供图



我的入伍纪念本里有同学们写的临别赠言

今春,招远三中一批老校友发起为母校修志的倡议,并组织各级校友回忆三中往事、书写“三中故事”征文。1957年,为填补招远北乡无中学的空白,政府于原招北县驻地杜家村村西创办招远三中,面向周边5个乡镇300多个村庄招生。这是招远北部地区成立最早、规模最大的一所中学,先后培养了上万名三中学子,直至2010年撤销。

天南地北的招远三中校友们,将关于母校的点点滴滴,记录在了一篇篇饱含深情的征文中,也勾起了我对母校的久远记忆。1958年到1959年,在招远三中读书一年,时间虽短,校领导和老师们却给予我远超一般同学的关怀照顾和教育培养,使我受益终生。

校领导“逼”我上学

我10岁那年,父亲因病去世,小脚老娘带我兄妹5人艰难度日。我是老大,虽只有10岁,但已知压在身上担子的分量。我靠游击式的上学、夜校式的自学,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业。1958年秋季,招远北招片区初中招生考试,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招远三中。考前经不起老师的劝催而考,考后两次报到因无钱住校又返回家中。

学校见我久不报到,便派出教体育的杨老师,联合公社干部和大队领导,到我家动员我上学。还派出和我同村并一起考入中学的王日亭回家领我去上学。王日亭说他不去了,就在家等着我,一定得把我带去学校,这是老师交给他的任务。我只好随他去学校报了到。

招远三中领导抓教育是这样认真,“逼”我上学是这样真诚,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可惜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位领导下此决心,出此绝招。几十年来,我不时想起此情此景,泪水总是不自觉地流下来。我这里对母校领导和老师敬个军礼,真诚地说一声“谢谢!”

校方发给助学金

那时学校有两个级部,各招收了六个班级。我分在二级三班。班主任叫于燕萍,是位女老师。我因前后三次报到,晚入学一个多月。入校后,于老师拿着饭票和零用钱对我说,这是学校发给我的每月6元助学金,让我省着点用,克服困难学下去。助学金助我在学校坚持下来了。为了省钱,我每天限用2角钱;写作业和复习功课,尽量用石板、滑石代替纸和笔;往返学校,经常背着鞋,赤着脚走在乡间土路上。

我考中学考了第一名,不仅引起学校和公社、大队领导的重视,也引来亲朋好友的关心。三姨拿来帽子、衣服、围巾,让我穿着上学。衣服是我姨父的,穿在我身上又宽又长,有人称我为“小大人”。舅舅从大连回来看望家人,专门绕道到学校看我,鼓励我好好念书,并送我两元钱。

我接过钱后,回教室的路上,心想,大弟已常年住在舅舅家,给他添了许多困难,我靠学校助学金已能坚持学下去,舅舅这两元钱我不能要。于是跑到已走远的舅舅身边,把钱还给他。舅舅夸我人小志气大。

之后,舅舅又在很多场合提起这件事。舅舅鼓励我的话,我在心里记了一辈子。

动员我来当班长

于燕萍老师在嘱咐我克服困难坚持上学的同时,动员我当班长。我说,我人来了学校,但心仍在家中,没有长期学下去的准备,还是让别的同学当班长吧。于老师说,让我当班长是学校领导定的事,不当班长要去找校领导。就这样我当起了班长。

当时副班长叫王喜祥,人长得帅气,是学校的文艺骨干,经常参加校文艺演出。学习委员是张培芬,是个女同学。其他班委我已记不清了。作为班长,我要求自己:刻苦学习,把学习成绩搞上去;以身作则参加劳动,把勤工俭学搞上去;依靠团结班委开展工作,关心同学思想行为变化,有异常情况及时向学校老师汇报处理。记得有位同学姓段,连续数日发烧,吃不下饭,经校医治疗也不见好转。我便报告学校老师,带四个同学用门板将其抬送回家。

苦中作乐背甜菜

招远三中1957年创建,条件比较差。学校组织勤工俭学试种甜菜,用跑马拉松的方式把甜菜背送到县城一事,我至今难忘。

试种期间,学校请当地种甜菜能手来田里教学生种甜菜。甜菜丰收后,学校组织男生以跑马拉松的形式把甜菜背送去招远城。三中离招远城15多公里,四五百名男生,每人身背十斤八斤甜菜,向招远城跑步前进。不宜跑马拉松的个别男生和女生回家,在指定的时间地点为跑马拉松的同学鼓劲加油。出汗了,把上衣脱掉,光着膀子跑;累了,休息一会儿,继续跑;渴了,去河边井边用手捧着喝些生水……同学们说着、笑着、追赶着、超越着,欢快地跑向招远城。路边一位给我们鼓劲加油的女同学告诉我,据她统计,我跑了三十几名。

这场“马拉松”跑下来,虽说很累,但全校师生都兴高采烈,因为不仅把甜菜送去了招远城,还活跃了校园生活,锻炼了个人体质。更重要的是,培养了同学们团结互助、奋勇向前的精神。

校友成为我妻子

我们二级三班有同学50多人,大家同吃一锅饭,伙食再差也吃得香,同住一个大通铺,睡觉时互相为蹬被子的同学盖被,哪位同学考试过关,大家都为他高兴,哪位同学生病,大家争相照顾看望,分离时大家互留赠言,彼此鼓励。最难忘我入伍离校时,学校送我一个纪念本,内有为纪念三位同学入伍,于老师和校领导陪同照的全班同学照,有20多位同学写的临别赠言。我六十多年来一直保留着,不时拿出来看看同学们的赠言。

同学孙希卿从三中毕业后上了大学,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,他曾因公来烟台办事,我们相聚叙旧后,我恋恋不舍地把他送上返京的火车。当年的副班长王喜祥,离校返乡,我曾数次去招远城托人打听其下落。

那位跑马拉松时在路边为我鼓劲加油统计名次的女同学,叫石志欣,三中肄业后进入山东中医药学校读书。中专毕业后,惦记那份校友深情,她来到了我的身边,最终成为我的妻子。

我带头报名参军

1959年上半年,学校加强教学活动,语文、数学、历史等科老师教学认真,讲课生动,使我受益终身。后来,招远三中响应国家号召,动员青年学生入伍当兵。学校张贴标语,开大会,作动员,发号召,于老师动员我带头报名。

当时我长得又矮又黑又瘦,心想部队不会要我这样的人,但自己是班长,党对我家有恩,理应带头,于是我报了名。征兵的人把报名的同学带到操场,让我们自由跑步,他们从中挑选适合在舰艇上工作的人。我被选入后,又通过了体检,于1959年底当兵,被分配在海军舰艇上,后转为陆军。

到部队后,我带着招远三中发给我的初中两年的教科书入伍,在部队边工作边学习,转眼在部队工作了近三十年,从战士起步,直至成长为师职干部。1987年,我转业至地方工作,现退休住在烟台。

今年我83岁了,身体尚可,年龄愈愈加怀念三中岁月,思念二级三班的老师同学们。敬爱的老师、亲爱的同学,你们还好吗?

往事如昨

天津来了一位 知青老师

刘宗俊

我的小学阶段,低年级是在本村上的,有一位天津来的知青老师,名叫杨玉梅,给我们上过一段时间的课。她的到来,给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泥孩子们带来了母亲般的体贴入微的关爱,更有闻所未闻的来自城市的气息。

我们村是修建门楼水库时易地迁建的新村,可能由于这个原因,周边十里八村的人都不按我们村碑上的“学名”叫,而直接称“新村”。村子很小,百十来户,小学只有一至三年级,每个年级一个班,两三位老师。在杨老师来之前,给我们上课的都是本村的老师。除村小校长固定外,其他老师时常更换,常常是刚刚适应了一位老师的教学方法,又换了一位新老师。要么是老师干不了,要么是又找到了收入更好的县城工厂工人或商店售货员岗位。这天,校长又到班里告诉我说,要来一位新老师。他顿了顿,加重了语气强调说:马上要来的这位老师是从大老远的大城市天津来的,是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,我们能跟着她学到很多之前想学而学不到的知识,一定要好好珍惜机会。

我们已经对换老师习以为常了,但独独对从大城市来的老师充满了好奇。过了两三天,新来的杨老师下了火车倒汽车,最后是校长用手推车把她接来的。

在新老师来之前,村里就给这个知青老师提前安排好了住处。是个空屋,长期无人住,我们里里外外打扫好了卫生,又备足了烧炕用的柴草。在我们的期盼中,知青老师来了,校长说老师叫杨玉梅。杨老师扎着两根粗粗的黑辫子,颧笑间脸上挂着两个浅浅的酒窝,让人打眼一看就觉得和蔼。她上课生动有趣,我们第一次觉得上课时间短暂。她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,也讲我们闻所未闻的逸闻趣事及她的成长故事,让我们的思想仿佛顿生双翅,飞出了小山村。她在我们这些农家娃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迥然不同的世界。

课余时间,杨老师带领我们到地里复收麦穗、地瓜和花生,领我们到地里割草,到山上刨药材、摘松果、捡松毛,既培养了劳动意识,又勤工俭学,帮家里减轻了一点负担。有时杨老师看到哪个同学衣服破了洞、鞋子张了嘴,就用随身带着的针线帮忙缝补,实在补不了的,她会从她微薄的收入中掏钱买给同学。那时,杨老师中午饭在有学生的人家轮着吃,当时叫轮饭,轮到谁家,吃完饭后就给那家人粮票当做饭钱。因为杨老师对学生的好家喻户晓,家长们感激在心,都不约而同地不收她的粮票,杨老师每次都偷偷地把粮票压在茶盘下。

我们和家长们都把杨老师当做本村的一员,她也完全融入了这个小山村,从语言到习俗。三年后的一天,一个消息传遍了全村:杨老师要抽调回城了!虽然村民心里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,但都不舍得她走。在她离开那天,没人通知,村民们早早地来到村口送她,拉着她的手,反复叮嘱她有时间再回来看看。杨老师也是依依不舍地频频点头应允,一步三回头地洒泪挥别。

自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杨老师。杨老师,您现在还好吗?

